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種族類

華人為黃種 我國合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大族及番族、苗族、黎族而稱華人，泰西人種學家謂利蒙古利亞種，與日本同為黃種。自有歷史以來，即因種種之關係組合，組成亞洲最大之強族，混合同化，歷數千年，本無種派之可言。惟區域至廣，交通未暢，四方風氣，往往不同，其習尚遂有殊異，至其性質，則泰半為勤儉、忍耐、保守。

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

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人民之血統，同出於一。何以言之？滿洲起自東方，原即古之肅慎氏。肅慎系出顯項，見《路史》。蒙古起自北方，乃秦、漢以來之匈奴。匈奴為夏禹之子淳維之裔，載在《漢書·匈奴傳》。回疆、藏衛，確為商、周以來之氐羌。羌戎姚弋仲，乃舜少子之裔。略陽氏酋西涼王呂光，系出單父，為齊太公裔，並見《晉書·載記》。蓋四千餘年前居住各省之漢族，本自西北高原，循黃河流域而東來，及既入中原，其聖帝明王之子孫，北渡沙漠，西踰崑崙，東移遼海，別為一族者，又不知凡幾，此上古五族同源之始也。

秦、漢以後，匈奴、鮮卑、突厥、【今蒙古。】高句驪、【今滿洲。】契丹、【今滿、蒙之間。】吐魯番、吐番【今回疆、西藏。】諸族，不時入邊，所掠漢族，動以萬計，而東西北三方漢民，歷代逃亡入各部落者，又不知凡幾。至兩晉之交，五姓並起，金、元迭興，南北通道，其民族之遺留中原，而中原漢民相隨出邊者，又不知凡幾，此近代五族渾合之蹟也。

又如以民族言之，愛新覺羅氏譯文為金趙，愛新譯金，覺羅【覺字北音近交。】譯趙，言居金之趙氏。說者謂北宋靖康之難，太宗之裔舉族北遷，分置遼左各城，故金為地名，趙為舊姓。愛新覺羅實為趙宋之後裔居金京者。而新疆之土爾扈特王，確為宋理宗之裔，尤為近而有徵。故以民族言，五族之萬派同源，班班可考，不必致疑也。

又如以地理言之，漢族原循黃河流域而東來。上古之世，較現今疆域，西北有餘，東南不足，南不踰大江，東不及東海，而北包沙漠，西極喜馬拉雅山。藏衛即三危故地，遼東乃營州舊區，足徵滿、蒙、回、藏各方隅，固與漢土同一區域。四千餘年以來，東南日闢榛蕪，西北轉形收縮，然秦城故址，尚及遼陽，【後之長城乃高齊改築。】王母瑤池，可徵崑崙，人皇陵在波斯之域，女媧墓在沙磧以西，海志山經及歷史地志，固彰彰可考也。

又如以宗教言之，宗教流傳，以道教為最古。黃帝訪道於廣成子，說者謂為崆峒之山，實在西域。蓋宗教之傳，固自西而東，其來遠矣。儒教發原，實從道家推演以出而擷其神。【上古有道無儒，中古道、儒始分而道家日衰。】孔子不稱宗教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多言人事，然《易》之《□翼》，為孔教微言大義所在，實與道宗佛理息息相通。儀徵周大谷演三教同源學派，一傳為泰州學說。姚伯蘭相與倡和於江淮間，迄今東南學者頗守師說。將來其學大昌，可收宗教大同之效。老子入函谷，度流沙西行，時正佛教萌芽，說者謂釋迦牟尼佛與老子殆一人異名，衍於東土者為老氏祖，昌於西方者為釋氏宗。回教之興最晚，謨罕默德生隋開皇時，唐初，隨波斯人東游我國，精研孔、釋遺文，歸而入山著書。書成，服從者眾，悉掃火祆，猶太諸教，遂為阿拉伯國王，載在西史。試考其創世記，根據耶穌天堂地獄諸說，博採釋氏，一畫開天之旨，則本諸大《易》，金陵劉智譯其書，名曰《天方性理》。左文襄西疆奏議有云：「回教明心見性，微言不出吾書。」此見天方學派之闡明心性，尚在我國宋儒之先，蓋無論為儒，為佛，為回，其不同者儀式，所同者本原。凡宇宙間成一宗教，無不有根據所在，流行所由，始祖之先，更有太祖。上世文明乍啟，心性之原理，殆發源於四千年以前高原之地，其後種族遷移，遂躋其文明哲理，分注東西，於是宗教儀式之分以此，宗教原質之同亦以此。竊嘗謂儒家宗《周易》，佛理本《歸藏》，回教近《連山》，其不祧之祖，原諸教所同。特子既生孫，孫又生子，遂若枝分派別，各不相謀，不知溯厥由來，固初無二本也。

全國戶口

我國人口，自雍正以來，永停編審，以丁糧攤入地稅曰地丁，全國戶口遂無確數。地方官造報戶部，類多意為增減，不足依據。迨宣統庚戌，民政部始彙各省所報，編纂戶數清冊，其地方區域，為京師內外城，為順天府四廳，為奉天二□八屬，為吉林全省，為黑龍江全省，為直隸全省，為江寧各屬，為蘇州各屬，為山東全省，為山西全省，為河南全省，為陝西全省，為甘肅全省，為新疆全省，為福建全省，為浙江全省，為江西全省，為湖北全省，為湖南全省，為四川五□五屬，為廣東全省，為廣西全省，為雲南全省，為貴州全省，為京城二□四旗，為內務府三旗，為京營四郊，為左翼四處，為右翼五處，為東陵所屬各旗營，為西陵所屬各旗營，為馬蘭鎮各營，為泰寧鎮各營，為熱河蒙旗，為直隸提督所屬驛站，為察哈爾所屬，為密雲駐防，為山海關駐防，為江寧駐防，為青州駐防，為綏遠城駐防，為西安駐防，為深州駐防，為伊犁駐防，為福州駐防，為荊州駐防，為成都駐防，為廣州駐防，為烏里雅蘇臺所屬，為塔爾巴哈臺所屬，為科布多所屬，為西寧所屬，為庫倫所屬，為川滇邊防所屬。

以上各區域，都凡正戶四千九百九□三萬二千八百三□三戶，附戶一千二百五□五萬一千四百三□二戶。其未經列入者，尚有奉天之二□七屬，四川之八□九屬，及熱河之各府州縣，杭州、乍浦、京口之駐防。此戶數之大略也。至於人口，則大多數固未查報，度其總數，必在四五億之間，大抵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，得亞細亞洲人口之半。【人口之數三倍於俄，八倍於德，七倍於法，□一倍於義，六倍於美，□倍於日本，四□倍於朝鮮。較之英吉利全國尚多一億。】以全國平均計之，每一英方里有九□五人，本部為□八省，居民尤稠，每一英方里，平均計之，為三百有七人。

人口密度，以內地為占多數，內地又以江蘇、浙江、山東、安徽、福建為尤多。

人口速率之增加，不可思議，今姑舉江蘇之青浦一邑以為比例。順治朝，僅三萬一千五百二□五口，時方在有明鼎革生民蕩析流離之後也。乾隆丁未，已增至五□四萬六千二百三□九口，其中有男丁三□萬一千四百二□六口，婦女二□四萬四千八百□有二口。順治至乾隆，百數□年耳，而戶口增進之速率已如此，若由嘉、道至光、宣，其遞進之率，自更不可勝數。一邑且然，合各省計之，則如何。

歸化各族

歸化人種錯雜，五族具備，商賈為漢人，喇嘛為滿洲人、蒙古人，亦有西藏人廁其列，而回人亦頗眾。

新疆各族

新疆廣袤二萬餘里，人類紛龐，各為禮俗，今別其族，曰漢，曰蒙古，曰纏回，曰布魯特，曰哈薩克，曰甘回。其宗教，則曰回，曰佛而已。

青海各族

青海之東部，漢、回、蒙、番雜處，以通婚媾，血統泰半混雜，幾難以人種分析之。番族之羌渾種、北蕃種，蒙古之和碩特種、土爾扈特、綽羅斯等種，更不必論。即以南部言之，有蒙，有番，有藏，亦不能一一析之也。惟柴達木之土著，悉為蒙古和碩特一種，漢、回、番、藏、纏回及土耳其人之流寓者，無不有其固有之眷屬，其種今尚未淆也。

青海各族中，漢、回容貌語言最易辨別。其睛淡黑，額削，顴骨突起，鬚髮疏而微鬆，膚黃者，為蒙人。其睛黑而突，濃眉，鬚連於鬢，顴骨突起，鼻平，口廣，唇薄，膚黃而粗者，為番人。其睛小而黑，鬚疏，顴骨闊，鼻平，口廣，唇薄，膚黃而粗者，為藏人。其鼻高而眉低，目深睛大，鬚連於鬢，膚蒼粗，而男身長腹大，女身短眉連者，為新疆之回人。【俗呼纏頭回回】其隆準深眶，身量頗偉，膚色黃白相間者，為土耳其人。

太祖太宗之於滿蒙漢

天命乙丑，太祖諭諸貝勒，有「滿、蒙、漢人今如同室，然惟和洽，乃各得其所」之訓。太宗則云：「朕於滿、蒙、漢人視同一體，譬諸五味調和，實得其宜。」

上諭謂滿漢非同族

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各部各署皆有匾，上書某年諭滿大臣等，宜時至大內某宮敬謹閱看某朝所立御碑。後各部多失去，其存者，亦大率以紙糊之。光緒時，某部尚書某以其署翻造大堂，乃見之。旋知宮中所立碑，乃專諭滿大臣，略謂本朝君臨漢土，漢人雖悉為臣僕，而究非同族，今雖有漢人為大臣，然不過用以羈縻之而已。我子孫須時時省記此意，不可輕授漢人以大權，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。

蠻子韃子

河套工人皆春出冬歸，其留居者，乃地主大戶也。冬時，則集其傭人，以胡麻榨油，入關而販之。其傭人中，有蠻子，有韃子，通力合作，耦俱無猜。蠻子者，漢人之通稱也。韃子者，滿、蒙人之通稱也。蠻子與韃子，漢、蒙語言皆能互通。有時亦往往自稱為蠻子、韃子，猶之各稱其鄉貫，略不含有他意也。

蒙人相語，嘗呼漢人為喀特拉，為契丹之轉音。蓋蒙古初興，嘗分漢人為八種，而滅宋所得者，猶不在內。契丹本為八種之一，後乃舉以被諸全體耳。

旗人

徙居內地之旗人，有滿洲、蒙古、漢軍三大別，世皆知之。且知屬於滿洲、蒙古者，為其各本部落之人民，屬於漢軍者，為歸附之漢人。然有以滿洲改漢軍而後仍為滿洲者，王國光是也。國光先世為滿洲完顏氏，曾隸漢軍正紅旗，乾隆癸酉，高宗命其子孫及同族仍入滿洲正紅、鑲白二旗。有以滿洲改漢軍而以一支仍為滿洲者，佟國綱是也。國綱先世為滿洲，曾隸漢軍，國綱以仍隸滿洲為請。部議謂佟氏官多，應仍留漢軍，惟令國綱一支改歸滿洲。有以蒙古而改滿洲者，莽鵠立是也。莽本蒙古正藍旗，其後擢入滿洲鑲黃旗。有以蒙古而改漢軍者，和濟格爾是也。和本蒙古烏魯特人，後隸漢軍正白旗，為何氏。

旗人擡旗

徙居內地之旗人，有以建立功勳或上承恩眷而由內務府旗擡入滿洲八旗，或由滿洲下五旗擡入上三旗者，皆謂之擡旗。然僅限其本支子孫，雖胞兄弟不得與。

皇太后、皇后之丹闈在下五旗者，皆擡旗。丹闈，滿語謂母家也。

漢族

漢族，一稱巴克族，就古史略考之，其最初根據地似在崑崙山。【即巴顏喀刺山。】五千年前，循江河之源游牧而至，以漸拓殖，居內地之西部北部，戰勝三苗、九黎種人，闢其地而有之。蓋先在黃河兩岸，漸盛於江淮之間，以至南海濱。黃帝以後，秦、漢及唐最強，明初，武勇亦盛。【兵力直至黑龍江入海之口。】惟右文之習太深，故積弱至此。其人頭顱圓，額顛平，眉目斜秀，頗有美鬚髯者。

其人居所，以□八省為主要地，延布於滿洲、新疆及境外之印度支那半島、馬來群島、臺灣島一帶，占全國人數之□九，代握文化之中樞。衣食習尚大都相似，惟南北風土異宜，性情亦不無差別。

河域人民，軀體偉碩，勤儉耐苦，純朴質直，恥為欺詐苟且之事。其在上游高原者，穴居儉畜，在下游平原者，強悍好鬪。河，黃河也。

江域人民，軀幹稍小，思想縝密，通達事理，善於仿效，學術工藝，頗能深造有得。三峽以西，偏於保守，少活潑氣象，三峽以東，則為商業通衢，貿易既繁，奢靡亦甚。江，揚子江，即長江也。

閩、粵人民剛健活潑，腦力充銳，濱海之區，習於波濤，勇於冒險，移殖海外，勢力甚強。上游高原，民貧地瘠，交通未便，風氣較塞。

語言獨立，河域多用京師語，即雜居開封之少數猶太族亦操此語，蓋二千年來，已為漢族所同化矣，江域多用江寧語。皆與文字相近，可通情意，而京師語尤為正音，通用於上級社會。至若方言，則幾於□里小異，百里大異，惟河域之大平原可稱千里一致。閩、粵則因山嶺叢雜，通曉最難。

文字始於倉頡，用孳乳相生法。正俗文字殆有五萬，常用之字不過□一。字體則由篆而隸，由隸而楷，而楷而草，益趨捷速。然皆上下通行，絕無歧異，故方言雖甚錯雜，而仍於文字收統一之效，合群之道，端賴此也。

至漢人二字，則自典午不綱，九州鼎沸，劉元海奮起晉陽、汾澗之濱，思紹漢業，以孚人望，乃始有此稱謂。及五季之亂，契丹強盛，漢族之勢甚微，當時乃以漢子為賤者之稱，南宋時猶相沿不改。元時又以宋人為南人，其所謂漢人者，皆遼、金遺族也。漢族之混合於苗族者亦有之。其故，則或入贅，或冒充也。

海外華僑人數

我國以生齒之繁，生計之窘，瀕海人民，遂多有移住國外者，而以美為最多，世稱之為海外華僑，皆漢族也，滿、蒙、回、藏、苗、黎之人殆無一焉。自咸豐乙卯至同治丁卯，歲有六千人，自同治戊辰至光緒辛巳，歲有一二萬人，壬午，則達三萬三千六百□四人之多。於是美國禁阻之議起，而重課以人口稅，壬午，遂減為三百八□一人，丙戌，僅有□七人，戊子亦然。此二□年間，美於華僑，專施強暴之阻力。又英屬之科倫比亞及澳洲，亦課以荷重之人口稅。我國雖有公使、領事，不能力任保護，滋可慨也。

宣統辛亥所調查在外之華僑人數如下：臺灣，二百五□萬有奇。香港，二□七萬九千四百有奇。澳門，七萬四千五百八□有奇。日本，一萬八千有奇。朝鮮，三萬七千二百有奇。安南，□二萬二千有奇。暹羅，二百四□六萬一千有奇。南北美洲，二□六萬九千有奇。澳洲，二萬九千有奇。菲律賓，八萬六千四百有奇。爪哇，九萬七千有奇。歐洲各國及俄屬西伯利亞，四萬三千一百有奇。其餘各小島，一百八□四萬五千有奇。

華僑以在臺灣者為最多，暹羅次之，南洋群島、馬來半島及俄屬西伯利亞又次之。省籍以隸廣東、福建者為最多，浙江、江蘇次之。

巴巴新客

南洋群島之華僑約分二種：一稱巴巴，自其先人即已移住，中有能操馬來語而不解漢語者，然仍漢裝，其性情則已大變；一稱新客，為新自內國移殖者。

溝民

溝民居黑龍江，雜處於黑津韃子之中，蓋皆漢族之掘人參者及內地逃人也。中有老大哥為之長，群聽令焉。

小姓

徽州有小姓。小姓者，別於大姓之稱。大姓為齊民，小姓為世族所蓄家僮之裔，已脫奴籍而自立門戶者也。間或出外為賈，若與大姓同肆，亦平等視之；及回鄉，則不與抗行矣。

九姓漁船子孫

九姓漁船，惟浙東有之，人有謂為陳友諒部曲之子孫者。凡九姓，不與齊民結婚。始以漁為業，繼而飾女應客，使為妓，仍居舟中，間有購自良家者。蓋友諒敗於鄱陽，其部曲九姓悉遠竄，至嚴州之建德，而擊舟往來於杭州、嚴州、金華、衢州也。

墮民

墮民者，寧波、紹興、金華皆有之，不與齊民齒，執賤役。齊民家有婚喪大事，輒往供應，間有作小貿易者，惟不許考試。光

緒季年，弛其禁，自為婚姻，所居別有村落。或謂為元蒙古人之後，或謂為張士誠部將之後，而浙人心目中，則皆以漢族視之也。

蜑人

蜑人，惟閩、粵有之，俗呼為曲蹄，以其常處舟中，曲其膝，故以名狀之也。一說曲蹄作乞黎，謂不齒齊民，類於丐也。其人常水居，以舟為家，以漁為業，姓多翁、歐、池、浦、江、海之屬，蓋取漁翁、鷗鳥及所居之地之義也。間有置宅於陸者，然亦不業商賈，不事工作，習於賤役，異於平民，而娼寮多有假託其名者，俗呼白面厝為曲蹄婆厝，是也。

或謂蜑族為色目人種。元末時，閩人斥之不使踐土者。或又謂元末閩人約於除夕燒火柴為號，殺盡韃子，中有一家被酒忘其事，而韃子之郭、倪二姓遂乘間逃水濱，欲借舟而遁，事為人所覺，欲殺之，以其力求免死，遂許其在水中討生活，終身不得登岸，後遂成為蜑族者。或又謂蜑族為李自成舊部，流入閩中而自僱於奴隸者。或又謂蜑人採海物為生，且生食之，能入水睜視。合浦珠池蚌蛤，惟蜑人能沒水採取，旁人以繩繫其腰，繩動搖則引而上，先灼蠶衲，使極熱，俟出水，急覆之，否則寒慄而死。或遇大魚蛟鼉諸海物，為其鬚鬣所觸，往往潰腹折支，人見血一縷浮水面，知其死矣。蓋即古之所謂鮫人者，然世人皆以漢族視之也。光、宣間，閩人呈遞說帖於福建諮議局，請准與平民平等，諮議局以不平等乃習慣之相沿，非法律所規定，置否決。

客族

四川成都多廣東嘉應人，其入蜀也，始於粵寇石達開之率眾西行。石敗，眾潰散，石軍多嘉應人，遂旅蜀不返，娶妻生子，比於土著矣。惟其語言則數百年來沿用不改，故成都人稱之曰「客族」。然嘉應人在其本州所操之語，粵人謂為客家話，蓋亦非嘉應土著也。

滿族

滿族，一稱通古斯族，亦稱禿忽思，【義為涼。】又稱東胡族。其先出於女真，女真出於靺鞨，靺鞨出於挹婁，挹婁出於肅慎，肅慎與鮮卑同種，鮮卑出於東胡，東胡即通古斯。故泰西人種學家謂滿洲、蒙古同出於通古斯。其人額微削而顴起，鬚鬣不多。

其人起於長白山、松花江之間，夙以射獵為生，與蟲蛇猛獸相角逐，風餐露宿而無苦，故世祖挈之以馳驅中原，遂成大業。語言別為一種，為雙音語根。文字直下而右行，蓋就蒙古文加以圈點，以滿洲音讀之者也。字體整齊，凡有二字頭。【俗呼字母為字頭。】及定鼎，遂分布各省，使其駐防，膏粱豢養，浸且懦弱，言文習慣，多與漢族同化矣。

滿族有混合之他族

泰西人種學家不言血統，蓋以世界固無純一不雜之人種也。自世人視之，凡占有滿洲旗籍得享同一權利者，皆為滿族，然實有別族焉。滿洲在昔已分數部，秦、漢以後分國尤多，土著之留遺是否出於一系，殊難稽考。就其所列檔冊者論之，舍本族外，尚有多族集合，而以漢與蒙古及鮮卑人為最夥，印度回族【波斯亞刺伯人及內地回族。】亦頗有之，究其實，固非純一血統也。

蒙古族之雜入滿洲旗籍者約二萬餘，如巴爾呼人、鄂勒特人皆是也。其非著族而姓氏無聞者，尚不可勝計，而蒙古旗所編者亦不與焉。

鮮卑族，本即東胡遺裔，【東胡雖出自高辛，亦為黃帝之後，然謂滿洲有其遺種則可，謂本族為通古斯種，則非也。】與滿洲境地相連，轉徙錯雜，混入滿洲旗籍者，則有達瑚爾人、錫伯人、索倫人【索倫人中又雜有各族。】諸族。

印度及回族之居滿洲者，則始自新羅盛時，當我國唐代。或由傳布宗教而來，或自海道互市而至，人民因之移住，後遂占有旗籍。且廣州駐防之滿人中，本有回族屬人，馬領事廷亮【馬即廣州駐防旗人】嘗為人言之。故無論號為伊徹滿洲者，有他族之混合，即號稱為佛滿洲者，亦決非純粹之滿族，國初賜姓之覺羅稱民覺羅者，亦不盡滿族也。

東北邊小部落之人

東北邊有小部落，曰拏耶勒，曰革依克勒，曰裕什克哩，均住虎爾哈河及松花江兩岸，謂之異齊滿洲。異齊，漢言新也。曰穆連連，住烏蘇里江兩岸。曰欺牙喀刺，住伊瞞河源。曰剃髮黑金喀喇，住松花江，黑龍江兩岸。曰不剃髮黑金喀喇，住烏蘇里、松花、黑龍江三江會流左右。曰飛牙喀，在其東北。曰欺勒爾，濱大東海。

魚皮韃子

赫哲族為魚皮韃子，蓋以魚皮為衣履，故有此稱。俄語謂之高爾的，猶言土人也。為女真之支裔。一名黑津韃子，或曰徽欽韃子。以「黑津」乃「徽欽」二字之訛音也。乾隆朝，始入旗籍，屬於三姓副都統，故稱三姓為京師。後多聚處伯力、雙城子、拉哈蘇蘇、三姓一帶，貌似蒙古，皆垂辮，有已剪髮者，有蓄髮如朝鮮人者，如拉哈蘇蘇等處，皆已立學校，教其子弟。其人男女皆嗜煙，昔年以獸肉及魚為糧，近亦兼食黍麥。崇信巫覡，不知醫術，人口因之日減。

所食之魚，曰達布哈魚，牙最利。食小魚，類內地之烏魚。或以為脯，或以為麵。煮熟，先盛以大碗奉之入內，則人知其有親也。食時，狗蹲於左右，骨出，即以飼狗。狗有時急欲食，則攫於其人口邊。其人愛鱗衣，懸而不著。得鱗衣，則張於其門，多者以為富。其水曰戊子江，蓋海汊也。冬時水凍，坐扒犁，駕狗而行。五日或七日、一日、三日，行可六七百里。狗之領而前行者曰狗頭。狗頭一，可值銀四五兩。蓋行時，頭前行，知有虎豹則回。其知也，以聞氣而知也，人視以為備，故貴之。

業漁之外為業獵，人體極健，尤善擊射，雖婦女孺子，亦能乘驂馬，【即無鞍之馬。】馳騁山谷，與猛獸戰。其根據地，在索倫山北內興安嶺一帶，與俄屬僅隔一江。性嗜飲而健啖，所需酒品，皆以所採樺樹皮及獵得之禽獸乞俄人換之。故皆能操俄語，而漢語則格格不通，漢文更無論矣。惟其彈擊之精，膂力之強，不惟漢族罕有其匹，即俄國著名之哥薩克騎兵遇之，亦當退避三舍。

蒙族

蒙族，一稱蒙兀，或有稱之曰韃韃者，本室韋之別部也。室韋出於鮮卑，鮮卑出於東胡，東胡聲轉通古斯。我國西伯利亞有通古斯河，西流入葉尼塞河，其初地蓋在於此。當南宋時，有成吉思汗、斡歌歹汗、忽必烈汗父祖孫相繼而起，世界為之大震，舍日本及阿剌比亞半島外，幾全據亞洲而有之。又役屬東部歐洲，且嘗侵入歐洲之中部。【今之德意志、義大利皆嘗被蒙古兵。】自明興而內地蒙古之跡絕，自俄羅斯崛起而欽察王國亡，自波斯復興而哈烈王國亦亡，自英吉利商會占奪五印度而蒙兀兒帝國亦亡。中亞細亞遂僅存布哈爾、機窪兩汗國，【皆成吉思長子朮赤之後。】在俄人保護之下，且夕待滅。漠南北之部落，則二百年前已合併於我。其別種之準噶爾，雖嘗崛起於天山北路，侵入南路及青海、西藏，且掠有漠北，然不旋踵而潰敗。於是蒙族政治上之團結，歐、亞兩洲間，先後土崩瓦解矣。

其人目睛灰色，額微削而顴起，鬚鬣不多，面作古銅色，身之膚色較白，然因成吉思汗之子孫分藩遠征徙徙地方者甚多，故與漢族、滿族及外國之突厥、波斯、俄羅斯等族，血統已有少半之混合，惟漠南北之喀爾喀族及賀蘭山之一部，青海之和碩特部，猶具本族之特質焉。軀幹雖不甚長，而力體之強健，往往為歐人所不及。既以游牧為本業，故無論男女，皆善騎，且最好競馬，各部落常舉行之。惟以久處專制政體之下，並為喇嘛所感化，其獨立不羈、自由平等及寬以容眾，勇於戰鬪之特性，漸已變遷，徒以迷信尊食、怠惰不潔等習，使近世人種學家據為口實，良可慨矣。

元亡，其遺族分二派。南徙者即察哈爾支，為敖漢、奈曼、巴林、札魯特、克什克騰、烏珠穆沁、浩齊特、蘇尼特、鄂爾多斯等九部，所謂內蒙古也。在漠南，其留故地者，總稱其部落曰喀爾喀，分建七旗，以左右翼統之。右翼為土謝圖，左翼為車臣、薩克圖，所謂外蒙古也。在漠北，此外又有額魯特蒙古。其在漠南者，曰河西額魯特，在漠北者，曰金山額魯特。若在昔日，則額魯特蒙古本分四部：一曰和碩特，【和碩特，有福之謂。】博爾濟吉特氏，成吉思汗弟哈撒兒之後，為純粹之蒙族；一曰準噶爾；一曰杜爾伯特，皆綽羅斯氏，【即亦那思，義為狼。】為蒙之分族；一曰土爾扈特，為突厥種。

蒙族以內外蒙古為根據地，延及新疆東部、青海北部，皆以游牧為生，耐飢寒，善馳逐，故成吉思汗挈之以蹂躪歐亞，所向披

靡，其勇悍善戰之風，實為吾國歷史之特色。語言別為一種，文字有字頭□五，出於畏兀兒，【即回紇。】每一字頭有七音，書法自左而右。散居各省者，多與漢族同化。

蒙人生殖力

蒙古各旗掌戶籍之官曰掌蓋。一掌蓋轄五□人。凡有掌蓋之部落，鄂託八□三，烏審四□二，達拉特四□，準噶爾四□五，杭錦三□七，郡王二□四，加薩□五，此猶其最初編制也。宣統辛亥，人口消耗，一掌蓋所轄，或不及三四□人。依此核計，伊克昭全盟不過一萬四五千。烏蘭察布盟人口尤少，計其全旗僅五六千人，亦足駭人聽聞矣。蓋蒙古婦人之生殖力不甚繁碩，一母所孕不過一二，如漢族之蕃衍至三四者，則甚少也。

蒙族之生殖既不及漢族矣，而喇嘛教又從而耗之，是以人之消滅愈速。惟土默特、準噶爾、達拉特三旗以近於漢地，婚葬多用漢禮，故喇嘛教之迷信以減，而人口以漸繁。然夫婦之倫常不確定，女子尤多習於淫亂，故漢、蒙之通婚嫁者，猶不多覩也。

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之人

東蒙古，即內蒙古之烏蘭察布盟、伊克昭盟，屬於喀爾喀族。雖非所謂軀幹長大者，而體強壯，面扁平，膚帶赭色，勇悍耐勞，幼即薙髮，其人口實無可據之統計，而綜合中、俄人士之傳說，乃知其中尚有漢、滿人之混合種也。且沙漠及游牧地帶，人煙頗稀，惟鄰接內地者，則較密耳。

準噶爾自諱為蒙族

準噶爾，本蒙古厄魯特人，元時嘗置駝、馬、牛、羊四部，分駐西北邊。準，其牧馬部也。至本朝，則外藩有四□九家，中多元之後裔，其語言文字皆同蒙古，然嘗自諱為蒙古人。

伊克明安公旗氏族之微

齊齊哈爾有伊克明安公一旗，為額魯特蒙古，不置札薩克，直轄於黑龍江將軍，與歸化城之土默特部同。伊為厄魯特種輝特部之別派，最微弱，夙役屬於其同種之準噶爾汗。仁和龔定庵謂其移徙於乾隆甲申，【即平定準夷之歲。】當時未有編旗明文，宜行文查補。其實此旗終亦未設佐領，未編旗，移牧東來。在雍正時，準部方強，特畏其侵逼，乃叩關來庭，遂安置之於此，惟公爵猶承襲未替耳。光緒某年，曾呈靖江撫頒鑄印文，朝廷撫御群藩，編管建置之法，隆殺有差，獨此部錯居別處於滿洲，若贅疣然。或謂朝廷殆以其氏族本微，又出於厄魯特降虜，而故殺其禮歟？

新疆之蒙古人

額魯特、察哈爾、土爾扈特、和碩特四者，皆新疆之蒙族也。游牧於伊犁天山南北，及塔爾巴哈台、阿爾泰山諸境，逐水草，遷徙靡定所。冬窩曰玉木種，夏窩曰錫林。【牧所謂之窩。】

潛哈

哈薩克本為蒙古族，元之後裔分封於其地者也。初本不奉宗教，分封以後，子孫蕃衍，有徙居天山北路者，久之，與回族同化，則奉回教；有徙居東土耳其斯坦境內者，則奉基督教；其在外蒙者，則又相習而奉佛教。雍正丁未，恰克圖界約及咸豐庚申中俄續約定，乃劃歸於俄。哈人以其地嚴寒，常潛行南來，在科布多、烏梁海、塔爾巴哈台等處，借地游牧，此潛哈之名所由昉也。

蒙族有漢族回族屬人

同治癸亥，有臨隆阿者，嘗從忠親王僧格林沁勦捻於雒河集，擒張洛行，以功，洊擢至副都統，賞穿黃馬褂，編入蒙古旗籍。然其人實為湖北咸寧之裴元。少時，從其父買於鍾祥，咸豐時，為粵寇所擄，輾轉投僧軍，供刈芻拾馬通諸雜役。一日，為僧所見，喜其貌秀，令給事左右，及擒洛行，益契重之，為命名臨隆阿，以義子畜之。其後，僧督師至光山，有捻乞降，諸將慮其蹈降捻宋景詩復判之故轍也，持不可，臨抗議納之。乙丑，僧自勦捻於曹州，時軍中有降捻，潛與外捻約，為內應，不戰而潰，僧戰歿於陣。穆宗聞之，追原禍始，臨遂奉旨革職鞫問，大懼，乃變姓名，遁歸鍾祥。又馱毛達子有因犯法而逃青海者，則變回為蒙矣。

回族

回族，一稱土耳其族，源出突厥，其先本平涼雜胡，後魏太武帝滅沮渠氏，有阿史那者，以五百家奔茹茹，居金山。【今阿爾泰山。】金山之形似兜牟，彼土方言，謂兜牟曰突厥，因以名其部。當隋、唐之際，奄有漠北，其地東西萬里，後分東西二部，自回紇興而突厥亡，科布多、新疆、青海、額濟納等處之土爾扈特皆遺裔也。其餘眾西徙者，至明景泰朝，滅東羅馬而有其地，即歐洲之奧拓蠻帝國也。【其人曰突而克，漢文譯之為土耳其。】泰西地學家猶稱天山南路曰東突厥斯單，蔥嶺以西曰西突厥斯單，而我國向稱之曰回回。其散居內地者亦然。其人頭形端而廣，面帶長卵形，間亦有蒙眼者，鬚多，顴骨隆起，脣厚，鼻直而略高。

其人以宗教為聯合之具，自西亞而來，初蕃衍於內外蒙古，後則新疆南部最多，陝甘次之，川滇又次之。語言別為一派，為連結語。文字則橫衍右行，有字頭二□八。生業兼耕牧，其散居黃河上游東南各省者，已與漢族同化久矣。所得知識，則東取華夏，西取猶太，兼襲古西域遺風，惟恃其團體堅固，輒與他族有競爭。

甘回

甘回者，【漢裝回多從河湟遷徙，故別之曰甘回】突厥種人也。鼻高而眼微陷，男剔首，女纏足，居食衣服，皆從漢俗。惟入寺禮拜寺，戴六稜冠，上銳下圓，五色皆備，嘉峪關東西道上，往來者不絕於道。或謂回多聚居山嶺，其婦女之強悍者，嘗赤足裸上身，隱於小坳，伺漢族男子之清俊者，輒攬負以去，不如意，即擊殺之，棄尸於路隅。

伯德爾格

喀什噶爾之回民，中有伯德爾格一種，夙以販運為生，絕無恆產，歲例稅金□兩，金絲緞二疋。初僅八□餘戶，乾隆庚子，增至四百餘戶。

漢裝回

漢裝回，泰半為回鶻之裔。回鶻者，唐書謂匈奴部落，故雜有匈奴、氐、羌諸種也。唐時回紇內亂，其眾有人居陝甘等省者，漢族以其衣服語言皆與漢同，故呼曰漢裝回，一曰漢回，亦稱之曰小教。間有逃回入漢者，彼族謂之反教。

纏頭回回

纏頭回回，因以白布纏頭而得此稱。居新疆，實羌人也。

馱毛達子

青海柴達木西部之纏回，其改從青海蒙古籍者，謂之馱毛達子。

布魯特

有魯特者，漢烏孫、休循、捐毒諸族人也，【東布魯特為烏孫西鄙地，西布魯特為休循、捐毒二國地。】散處於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、蒲犁、葉城、烏什諸邊境。其人好利喜爭，尚牧畜，事耕種，與纏回同教，頗畏法。

番族

河西所在多番族，回紇種也，久居內地者，號熟番。大族蓄馬牛羊至千百蹄，織毛毳為屋，瀰漫山谷，遠望若魚網然。婦女面目多瘡惡可憎，常受傭於漢族，計其工資，日僅可購升粟而已。其服亦多毛織，首飾雜白金為之，綴以車渠，編髮如歐人。處女以髮數□根為一辮，細膩整齊，離離可數。

青海番族

青海之番族本漢時鮮水諸羌也。唐以前為吐谷渾，唐末并入吐蕃，繇是佞佛成俗。始隸衛藏，有巴海、臨蕃、巴哇等□三番族。明初，置西寧、河州諸衛，領以茜，給印敕。以其崇尚佛教也，授以國師、禪師名號。以其強大易亂也，使分部不相統屬。時

北沿甘涼，西接回部，南界川滇，番族衍至二三百部，皆吐蕃種。正德以後，厄魯特自北邊橫越侵之，番民多為所戕滅，餘皆遠徙散落。其附之者不能自存，反為所役，陷於奴隸之境，蒙古則變為地主，番民納租供牧，但知有蒙古，不知有中朝也。

國初，青海蒙古尤專橫，與西套西域諸部聲息相通，脅制番族，犯邊無已時。雍正初，和碩特羅卜藏丹津敗，內地大軍深入青海，追各寺所藏明代國師、禪師印敕，限其廟舍毋過二百楹，每寺喇嘛毋過三百人，並禁藏兵器。蓋以前酋均喇嘛，寺院之主，各轄番人如土司，番族多削髮，寺僧無定額，遂致僧民混淆，良莠不齊，寺院即為逋逃藪矣。自是仿土司，設番目，改隸道廳衛所，以分厄魯特之勢。定其貢市之期與地，三年一貢，分三班，九年一周，定互市於日月山。厄魯特遂不敢窺青海，其勢亦日就孱弱，而數十年間，番族以生養休聚，渡河而北，大肆劫掠，蒙古不能禦，至畏西番如虎狼矣。

道光朝，經邊吏派兵勦辦，河北肅清，又除漢奸，斷糧茶，而番勢遂蹙，投誠乞命，乃編戶口，責成頭目定貿易之所，限糧茶之數，而番患始息，此河南八族投誠之由來也。然當初受羈縻時，尚知遵守法令，後復擾及沿邊。咸豐間，又將河南八族野番招安，移近青海一帶住牧，派員清查荒地，又割分蒙古曠土，與八族番均分地界。賞其頭目千戶、百戶等職，鈐束其眾。歲在青海大臣處請票，在丹噶爾採買糧茶，歲給千百戶青稞倉斗一千零二石，石例價五錢，合銀五百兩有奇。且於歸附之野番所辦口糧，每石日給市量青稞一合，每戶月給茶一封，每歲運糧三次，每次限以四個月糧，地方文武官會同驗明人數糧數放行，擇要設卡稽查。其後人口蕃，生番漸熟，率皆富少貧多，亦無力能辦大宗糧茶，其請票亦虛應故事，沿卡稽查禁物而已。綜計投誠番子八大族，管四小族。蓋汪什代克族，管小族二；剛咱族，管小族一；千布条族，管小族一；都受族，管小族二；完受族，管小族一；曲加洋冲族，管小族一，公窪他爾代族，管小族一；拉安族，管小族一。【後又分上下拉安二族。】又剛咱族、千布条族、完受族、公窪他爾代族、拉安族等，置千戶五，別有總管二。剛咱族曰刺麻拉夫炭，汪什代克族曰完托，百戶入冊者六，百總【亦稱副百戶。】三，什長一百六。番族凡七千八百三十二戶，男女大小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。其副千戶、百戶、百總、散百總等，由疆吏隨時賞給，不入冊冊者不與焉。以上八族，皆已編為熟番，遷居河北。而其族之留於河南者，散而復聚，河北番又稍稍歸附之，戶口遂數倍於昔，蜂擁狼突，變為野番。千戶勢不能聚其民為一處，有仍歸故土收聚舊族而不復北還者，則河北番族無主統馭，又變為野番矣。若河北郭密九族及阿里克族，河南魯本科七族及果洛族，皆世稱西寧番者也，耕牧兼業，差同於漢族。

千布条族之分地最近，地名倒淌河，原為蒙古陀莫遺地。其舊地在黃河南薩莫楞地方，本管小族一，移居於此。逾六十年，族眾散處河南者尚夥，大半流為匪徒。河北一部，戶口稀少，正副千戶以下，僅設百戶一人，安居樂業，已歷數世，而人稱之曰哈目番，譯之乃為野番，蓋為河南同族所累也。千戶秀氏名班瑪，副千戶名益巴，百戶名丹科。其人睛黑而突，濃眉，鬚連於鬢，顴骨突起，鼻平，口廣，脣薄，皮膚黃色，身量中等，似吐蕃人，與內地之番異。蓋內地之番與漢族雜處，久服水土，私通婚媾，血統混淆，形貌已難辨別。外番則不同，然亦擇漢男為偶，撫漢孩為嗣矣。語為西藏語，亦雜蒙古音，文為唐古忒文，書頁為梵經貝葉形，外用木板夾之。

青海之庫車庫爾，居大山中，漢番或耕或牧，其前後有番三大族，故其地之土著，番占之八九。三族者，北為公窪他爾代族，中為都受族，南為曲加洋冲族，皆河南投誠八族之番安插於此，僅數十年。惟公窪他爾代有世襲千戶，都受、曲加二族僅有百戶，皆受轄於公窪他爾代之千戶，兩族有應辦之務，青海辦事大臣必告之千戶，如蒙旗之盟長然。三族分地，於蒙番中為最遠，人丁最寥落，毘連河南土司，時虞強鄰侵擾，械鬪之案歲有數起。千戶名青阿零，常游牧於柴達木以避之。

郭密據黃河北之關鍵，為青海全屬精華所萃。番族歸化最早，世稱西寧番之一也。內分尕讓族、江拉族、多刺族、登楞族、煥木族、質蓋族、作什納族、當加卻呼族、賀爾加族等九種。【賀爾加族在黃河北岸，渡河南至貴德城里近。今輿圖均以此族載在貴德南境，尚在哈克河以南。然彼處番戶有拉安、完受諸族，無賀爾加族也。】

中惟賀爾加族有地界，餘八族混在一處，每族百戶一人，總屬於尕讓千戶。千戶名吉亥買爾多吉，副千戶名先巴。郭密分上下二境，中有卻卜藏溝，北接葉隆山，南通黃河，上下以此分界。所謂下郭密者，有二餘莊，大者曰尕讓莊、賀爾加莊，北至索羅格山，接千布条界，地瘠民貧，土人半以遊獵為生，村莊約有四餘，大者曰郭密香卡，郭密大莊，膏腴之地不下數千頃，漢番且耕且牧，沿河一帶，樹木成林，可樵可獵，南與千格和蒙古地相連。大抵下郭密地段居之三，居民重牧不重耕，上郭密地段居之七，居民耕牧並重，西寧府屬及四川民人爭往墾荒，河南無主之番亦往投之。風俗介乎漢番者，為熟番，衣冠語言雖異，與漢族耦居無猜。若散處游牧忽來忽去者為生番，其人眼突多鬚，身短，皮膚蒼而粗，半係川滇保羅種，貪狠嗜殺，無一不匪。所謂番匪者，此種最多。千百戶不敢收納其眾，間有收納者，必得番族公認而後可。漢族居其鄉者，悉從其俗。又有贅於番族者，生子即為番，不復還漢籍矣，惟回民絕跡其境，間有之，土番亦必百出其計以驅之。

藏族

藏族，一稱唐古忒族，亦稱番族，即吐蕃人。西藏為古三危，康、衛、藏也。漢稱西羌，在魏為禿髮，唐為吐蕃，西人稱曰圖伯特。吐蕃出於黨項，黨項出於鮮卑，【黨項為鮮卑八部之一。】鮮卑謂後土曰拓跋，故北魏、西夏，均以拓跋為氏。晉時，河西鮮卑禿髮利鹿孤，實為西藏吐蕃之祖。禿髮、吐蕃，皆拓跋二字之聲轉。唐時有都播國，在今俄屬西伯利亞之托波兒斯克，是則托波兒克實為吐蕃之初地也，明矣。吐蕃、蒙古同出鮮卑，故蒙古人記載，自謂與吐蕃同族，而歐人亦謂藏人乃蒙古種中特別之族。然據希由克所記，則其人眼小而黑，鬚疏，顴骨突出，鼻平，口廣，脣薄，上流社會之膚色似歐人，常人則黃色，身量中等。其人常快樂而甚慈惠，勇於戰鬪，惟迷信甚深。畜牧者為犁牛、驢、馬、綿羊、山羊，工紡織，善陶埴，並樹藝各種農產物之與土地相宜者，又知採掘貴金屬。至其人口，或謂僅百五十萬，或謂當過五百萬，生齒之少，實因地味瘠薄，氣候不和，喇嘛太多，及一妻多夫之習，有以致之也。

其人以西藏為根據地，分布於西康一帶，間有人居雲南、甘肅者。體質強，性情樸，兼營耕牧兩業，在昔亦稱強族。語言雜梵音，漢語、蒙語、印度言皆有羸入。文字有字母三，亦曰唐古忒文，出於希伯來，與畏兀兒文同。畏兀兒，即古之回紇也。

甘巴

甘巴為藏中著名之族，其性活潑，喜遊戲，他人所不忍居之慘境，彼怡然居之，不以為意。且事佛之心較藏人淺薄，未嘗有遣子弟入佛寺之事。此族初自喀木移此，專事旅行，轉徙四方，不憚跋涉，且遠至克什米爾，然亦有從事農業之人。

苗族黎族

苗族，黎族在湘、蜀、黔、滇、兩粵之間，曰蠻人，曰夷人，曰瑤人，曰僂人，曰仡佬，曰俚僰，曰俚僰夷，曰俚夷，曰仡僰，曰佯僰，曰佯僰，曰僚，曰峒人，曰~OTLJ:佬，名稱不一，皆古三苗、九黎之遺裔也。泰西人種學家以其所居在山谷溪洞，故目之為高地族，而實我國內地最古之土著。自黃帝戰勝其大酋蚩尤於涿鹿，乃退居黃河以南。陶唐之世，苗民逆命，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南，【河南浙川廳之丹江。】則又驅諸江漢之間。舜竄三苗於三危，即喀木衛藏也。然其遺種保守江南，控彭蠡而扼洞庭，恃險以抗漢族。至殷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周公且懲荊舒，周宣王命召虎平荊蠻。春秋之世，楚啟山林。漢開西南夷，三國吳平山越，【在影山中。】大江南北之平地巢穴於是盡失，乃竄入嶺南一帶之深山窮谷，終古不振矣。

其人衣服繒纈，好歌舞，挾巫蠱之術，好鑄銅鼓，所用兵器為弓矢刀矛劍盾之屬。貴人一娶數女，常人結婚時，男女擇地跳舞，相悅，則遂為夫婦焉。

至南條西部苗、瑤諸土司所轄人民，實皆漢族之別支，以格於地勢，遂與漢族隔閡，未能同時進化，其真為上古苗黎之裔者，絕少矣。

黎之種，舊無所攷。或曰，黎母山有女自卵中誕生，適外來番男與之配，遂為黎種所自出，故名其山曰黎母。或曰，有女航海而來，入山中，與狗為配，生長子孫，名曰狗尾王，遂為黎祖，其子孫即以王為姓，故凡生黎皆王姓。或曰，黎即後漢之俚人，粵

俗呼山嶺為黎，俚人居其中，因謠為黎，居廣東瓊州之五指山，其在廣西者亦稱俚。或曰，唐李德裕貶崖州，其後有遺海外者，入居崖，遂為黎人。其一村皆李姓，貌頗與別黎殊，唐時舊衣冠今尚有藏之者。

黎有生熟兩種。熟黎之類三，黎岐、孝黎、黎繫是也。生黎之類六，花腳黎、大廠黎、小廠黎、岐黎、霞黎、生岐是也。其號花腳者，男女皆於足脛刺紋數行。

黎頭轄一峒者為總管，轄一村或數村者為哨官。大抵父死子承，世世相傳，或間有無子，以妻或弟代之者，則為眾所歸而公立之也。小事聽哨官判斷，大事投總管理處，總管不能理處，始出而控於州縣。

生黎之地不屬官，亦各有地主，間有典賣授受者，以竹片為券。蓋黎族無文字，用竹批為三，計邱段價值，劃文其上，雙方面及居間者，各執之以為信，無敢欺冒。

瓊州之黎，族類繁，亦有生熟之分。自文昌縣外，散處於□□縣境，熟黎略近城市，語言服食無異漢族，性情亦狡黠。生黎蟄伏深山，巢居野處，茹毛飲血，繪面椎髻，氣質粗暴。至愚頑凶狠，則生熟黎皆同。睚眦必報，以殺人越貨為事。向無專官撫治，僅舉總管牌甲，令自約束。政曾設撫黎局於定安、臨高、陵水三縣，以縣令為承審官。惟皆玩視職務，以黎愚而易欺，遇事輒婪索偏袒，以致積莫伸，時或釀成仇殺，激為暴動。光緒中葉，陵崖黎亂，馮萃亭宮保子材督師剿之，兩年始平。勒令薙髮著衣，始准與漢族往來。

苗族土司之由來

苗族風俗語言異於漢族。治之之法，自元、明以來，每用羈縻政策，官其酋長，仍其舊俗，設宣慰、宣撫、招討、安撫長官等諸土司，及土府、土州縣，並令其世襲，掌自治權。

湖南諸苗

湖南苗族有生熟之分，其苗疆邊牆舊址，自亭子關起，東北繞浪中江至盛華哨，過長坪，轉北，過牛巖蘆塘，至高樓哨得勝營，再北至木林灣溪，繞乾州城鎮溪所，又西北至良章營喜鵲營止。其居邊牆以外者為生苗，在邊牆之內，與漢族雜居，或佃耕漢族之地，供賦當差，與內地人民無異者，則熟苗也。漢族亦狎視之，無猜嫌。

黑苗所居，則自松桃之長冲卡落，乃折東至新寨亢金，東南至黃瓜寨、上下西梁蘇麻寨，折東至鴨西栗林，入鎮草右營所轄鴨保、只喇隆朋廓家大田楊管，南上至得勝營，北入乾州左營所轄平隆、石隴地母勞神鬼猴鬼沖之屬，皆是也。其地絕險，人絕悍。至打郎坡望溪狗兒山一帶，在平隆鴨保之中，則又生苗中之生苗矣。蓋鴨保、天星強虎岑頭之屬，雖生苗，與漢族之客民相習，猶有能操客話者。諸處為人跡所不到，言語侏離，性情乖異，生苗且勾結滋事，而離巢窠遠，不能久居。若邊牆以內出沒之苗，非此類也。

紅苗所居，則自乾州高巖河西與永溪相接者，皆是也。地險陡，人兇悍，與鎮草左營、右營所管黑苗相似，但其地與漢境差遠，中既隔以熟苗，外復環以漢族，不若鎮草右營、得勝營、西門江、曬金塘、篁子坪之屬。生苗寨落即與漢村相連，故攘竊之患，猶不多見。乾州呂洞山東北至良章營、喜鵲營、馬頸坳一帶苗寨，雖生苗，而東北與永保苗毘連，東與六保侗佬各寨為鄰，雖悍，而漢族與侗佬力足以禦之，故其患視他處為稍輯。

花苗所居，為鳳凰廳烏巢河東岸，馬鞍山、黃茅坡附近，司門前、太平關、釀水沱、上下猿猴寨、梁項毛都塘、七兜樹、兩頭洋等大小百餘寨，地險惡，而性獷悍，東出則過清溪哨、靖疆營各漢地。南出則通廖家橋、永保各漢地。漢、苗毘連，其間無甚藩蔽，而近在鎮草城上下，視左右兩營生苗，實居肘腋之間也。

小鳳凰營、雞公寨等處，與銅仁正大營交界，舊為鎮草中營所轄，熟苗與漢族雜居，風俗與黔苗相類，通漢話，畏官府，在鎮草所轄諸苗之中，此為較馴。

貴州諸苗

黔於漢，屬西南夷，明始設府州縣，苗族乃日漸繁，後有自粵遷至者，亦隸屬之。白苗在定龍里，低頭黃睛，軀短小，紅苗在銅仁府；青苗在貴陽、鎮寧、黔西、修文；黑苗在都勻八寨、鎮遠、清江、古州；箐苗亦黑苗別種，在平遠州；爺頭苗為黑苗類；洞寨苗與爺頭苗分寨居；花苗在貴陽、大定、廣順、黎平；九股苗在施秉往凱里；黑樓苗在清江八寨；黑生苗在台拱、古州；黑腳苗在清江、台拱；車寨苗在黎平、古州；西溪苗在天柱縣；紫薑苗在清平、都勻；平伐苗在貴定；谷蘭苗在定番；九名九姓苗在獨山；克孟估羊苗在廣順州金筑衙司；東苗在龍里、清平、貴筑；西苗在平越、清平、貴筑；尖頂苗、宋家苗均在貴陽府；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；羅漢苗、樓居苗均在八寨丹江；陽洞羅漢苗在黎平；短裙苗在思州葛彰；楊保苗在天柱錦屏；葫蘆苗在定番羅斛；鴉雀苗在貴陽；郎慈苗在威寧州、侗僮、伴僮；白仲家苗、伶家苗、侗家苗、家苗均在荔波縣；儂苗在永豐羅斛冊亨；黑羅羅在平遠、大定、黔西、威寧；白保儂在永寧募役司及水西；八番在定定番州；打牙侗佬在平越、黔西；翦頭侗佬在貴定新添街；水侗佬在餘慶；木侗佬在貴定、都勻、黔西；鍋圈侗佬在平遠州；披袍侗佬在平遠、施秉、清平；豬屎侗佬在石阡、黎平、古州；侗兜在黃平、施秉、鎮遠；伴儂在都勻、石阡、施秉龍泉提溪、黎平；卡尤仲家苗在貴陽、都勻、鎮寧、普安；補籠仲家苗在定番、廣順；青仲家苗在古州、清江、丹江；黑仲家苗在清江；清江仲家苗在臺拱；曾竹龍家苗在安順府；大頭龍家苗在鎮寧、普定；狗耳龍家苗在廣順；白龍家苗在大定、平遠；蔡家苗在貴筑、清平、威寧、大定、修文、清鎮。燹在普安州，瑤在貴定，峒人在石阡、郎溪永從洪州，蠻在貴定新添街丹行二司，冉家蠻在思南府沿河司，六洞夷在黎平府，六額子在大定威寧，白額子在永豐羅斛，白兒子在威寧州，黑民子在清鎮大定黔西。

黑生苗改土歸流

貴州黑生苗性悍甚，長鏢短劍，常結黨訪富戶，夜執火行。雍正乙卯，改土歸流，其患少息。

離題之民

蔥嶺附近山中，有離題之民，蓋苗類也。

&~VTLJ;姥橫暴

&~VTLJ;姥風俗言語自為一種，與他苗大異，敏慧不如紅苗，平和勤勉不如白苗，嗜酒吸煙，【白苗亦嗜酒吸鴉片者，百千之一而已。】蓬頭垢面，【白苗婦女以梳縮髮，行路遇清流則散髮梳洗，濯足浴身，日至數次不厭。】體力不如青黑等苗，而橫暴過之。

巴補涼山蠻人

巴補涼山為滇、蜀間一部落，素為蠻人所居，其地綿亙數千里，與滇之巧家、昭通及川之寧遠、越雋接壤，氣候溫和，土腴物茂，惟其人不通文化，時劫漢族。茲以宣統辛亥所調查之人數，詳述如下：

一、都土司所轄者二□四支：隘箕五百人，甲博六千人，兵補一萬人，已你四千人，甲迭七千人，染臉一千人，耿無五百人，媽黑六百人，阿流六百人，折支三百人，拿吉一千人，阿立不詳，黑三百人，的瓦不詳，阿流苦姓五百人，嚕補不詳，阿大馬五千人，迭使一千人，丙資馬一千人，必谷不詳，神以六百人，姓黑不詳，莫石一千人，模洗不詳。

二、安土司所轄者三□三支：苦姓三千人，花姓七千人，梢姓八千人，蘇姓二千人，熊姓一千人，五舉一百人，五母二百人，徐姓一千人，底洗一百人，洗馬溪馬三百人，米西馬三百人，立使一百人，立侯馬不詳，王姓八千人，不易馬五百人，很黑一百人，補西馬不詳，九口馬二百人，要馬五百人，毋頗六百人，很口一百人，甲拉三百人，阿架四百人，體口八百人，平頭馬不詳，五苦三千人，模紅馬五百人，補以二百人，阿六馬三千人，甘宋五百人，麻結一百人，焦腳五百人，黃姓七百人。

三、楊土司所轄者□四支：阿著一千人，吾奇二千人，不及七百人，莫石五百人，雞取三百人，魯姓二千人，阿六馬三千人，

恩展七千人，丁姓六百人，盧姓四百人，胡姓一千人，韓姓五百人，阿侯二萬人，暑干一萬人。

四、冷土司所轄者九支：阿侯二萬人，暑干一萬人，能紅五千人，哇屠三千人，石展三千人，入欠五千人，黑你七千人，瓦說五千人，阿你馬三千人。

峨馬夷人

乾、嘉盛時，留意邊防，雲南峨馬各邊土練常三四千。道光中葉，邊兵外調，夷人乘虛侵略，漢地之拋荒者，遂數□里。【峨邊南之化林坪三四□里，東北之麻柳壩、北沙河八九□里，馬邊西北之大竹堡，雪口山、三河口、楠木坪等地皆百餘里，西南之油榨坪、煙峰汎各數□里，雷波西北之中山坪處亦各數□里。】故漢族舊壤，竟至數□里中求一漢族而不得。偶遇舊時汛防地，有一二被裁之綠營兵丁欲歸無所，惟向夷人承佃耕種，按年納租，顆粒不足，折銀交付，純仰夷人之鼻息以為生活。

邊備空虛，兵不能衛民，民乃託涼山夷人以自衛，歲議包穀若干石，鹽若干斤，布若干疋，錢若干釧。謂之曰保費。保護者或至被保護者家，則必殺雞出酒，強與為懽。稍忤夷意，夷或以虛詞恫喝，被保護者曲意承迎，必得其歡而後止。不獨零星散戶偏近夷巢者然，即內地場市漢族，亦必按戶攤錢，求保護於某支黑夷，謂之曰包山費，又曰看路費。毛坪場之年納雅札支錢一百釧，永安場之年納勇扭支錢六□釧，皆是此例。既納保費矣，而漢族彼此來，不攜一物，路程僅二三□里，必出鹽一二斤或錢一二百文以與夷人，令其同行，方能到達地點，否則夷人相遇，謂為儻來之物，掠賣涼山，終身不返。至商人道經其地之按照貨物以納金求保者，更無論矣。【凡至夷地貿易者，先於漢地覓一黑夷，按照所帶貨物值□抽一，即如展轉交保，任其所之，苟遇危險，皆由承保者擔負賠償。然償者八之三，騙者則□之七也。】

粵瑤

兩粵之地，瑤居半，皆祖盤古而宗狗頭王。王，即槃瓠也。瑤之祀祖，輒以□月朔，令男女既冠笄者，連襟而舞，謂之踏瑤。兩相悅，祀畢，男遂負女去。粵東則更以七月望日，俾兩髻男、三髻女衣五彩裙，歌且舞以妥侑焉。在粵西者，種凡三，曰高山，曰花肚，曰平地。高山最獷悍，花肚次之，平地又次之。向設瑤目一、瑤甲六以轄之，中又分瑤與狼。狼，客戶也。明萬曆時，調狼兵征羅旁溪瑤，其族類遂蒸於曲江以北，東繞羅旁，面連山，聚族而居，惟連之八排，子姓繁衍，桀驁難馴，地廣七百餘里。輪倍之，率為盤姓。其他趙、馮、鄧、唐諸氏皆漢人，以避瑤賦誅求，舉家竄入，日濡月染，而飲食衣服器用皆與真瑤無異。自四姓竄身瑤中，教製軍器，教撓邊疆，教肆掠劫，蠢而兇者，日浸悍而黠矣。

山官者，瑤總也，總之下，有瑤目八人，轄諸瑤。約歲九月入誠謁縣尹，投郵落安靖結，無跪拜禮，間攜野珍一二獻，或免或獐，官則賞之以銀若布。時署中盛陳儀仗，示威以懾之。瑤從者歸，語其儕儷，云不畏中間端坐者，只怕兩旁雞毛官，謂隸卒也。納糧，則委之里長，交好者倍其賦以付，予取予求，不汝瑕疵也。少欺謾，立加以刃，否則要諸路而殲之。

廣東連州直隸州，界連湖南藍山、臨武等縣，又與連山、綏瑤廳界毘連，時有漢、瑤互訟之案。綏瑤同知署距州城七□里，山城斗大，居民不及五□家，別有行署在三江城，乃審訊漢、瑤訟案之所，三江協駐焉。瑤人赴州署完納錢糧，除賞給銀牌外，復給以鹽酒豆腐諸物，瑤人即於大堂下炊爨，歡飲而去，其性則甚馴也。

湘瑤

湘瑤有二種，一曰高山瑤，一曰平地瑤。高山瑤蓬頭跣足，言語侏離，衣服理爛，登高涉險，捷若猿猴。平地瑤飲食衣服與漢族同，其佃種力作營作置產皆然，惟與瑤人言則瑤語，漢族言則漢語。女多贅婿於家，棄其姓而從之，生子後乃去。

桂楊州北界常寧大山，曰洋泉洞，白水洞，盤紆數百里，深林密箐，有瑤居之。漢族墾田傍山下，瑤則墾山種作，自云瑤耕山，漢耕田。凡山，皆群瑤世業也。高山瑤依山為食，一二歲輒棄去，更治他山。平地瑤為熟瑤，頗與漢族相比狎，語言亦同。永明縣境，三面接粵，諸瑤錯處，有真贗二種。以盤、李、周、趙、沈、鄭、鄧、唐八姓為真瑤，他姓為贗瑤。

傘客

傘客，亦瑤也，本為古八蠻之種。五溪以南之嶺，迤邐巴蜀，有藍、胡、槃、侯四姓，槃姓為多，相傳皆高辛狗王之後，以犬戎奇功，尚帝少女，封於南山，種落遂繁衍，今其族猶以歲時祀之。

麼些

麼些，即《唐書》所載麼些兵是也。在雲南維西。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、其宗喇普地，屠其民，徙麼些，令戍之，後漸蕃衍，倚山而居，覆板為屋，檐低僅容人。

頭目所轄為二三百戶，或百餘戶，或數□戶。建設時，地大戶繁者為土千總把總，為頭人，次為鄉約，次為火頭，皆各子其民，子繼弟及，世守莫易，稱為木瓜，猶漢言官也。對之稱為那哈，猶漢言主也。所屬麼些見之，皆跪拜奉物，發言時，屈一膝，訟亦赴懇。有不率，頭目鞭笞之。農時助頭目工三日，穀將熟，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，曰扁米，家獻二三升，臘奉雞米。元日，頭目以酒飯勞之。火頭見頭人士官，則拜而侍坐。火頭，乃頭人之所屬也。

估侗

過瀾滄江百里有部落曰估侗，有二種，皆無姓氏。近城及其宗喇普，明木氏之所屠未盡者，散處麼些之間，謂之麼些估侗，奔子欄柯墩子者，謂之真估侗。語言雖同，習俗性情，與麼些迥別。

那馬

那馬，本民家，僰人也，瀾滄、弓籠皆有之。地界蘭州，多不能自記其姓氏，麼些謂之那馬，遂以那馬名之。語言實與民家無異，男女衣服之飾，雜用估侗、麼些之制，而受制於麼頭人。

仡佬能捍紅苗

仡佬湖南瀘溪之上下五都、大章、小章、洞庭山等處，及乾州廳東南各寨落，凡百數□處。亦有散居永順、保靖、永綏間者，居漢村，則遂為漢人；居苗寨，則遂為苗人，而言語亦與苗異。其人耐勞習儉，不為亂，能捍紅苗。乾、嘉間平苗之役，頗得其力。

倮倮

倮倮者，自西藏東部至西川、雲南邊境，金沙江流域皆其所居，構屋於山間崖腹，從事耕牧，湘、黔、兩粵亦有之，名稱因所在而異，倮倮特其一也。其人往來於山間巢窟者，如履平地，時出劫掠鄰近諸部，而藏族被害尤甚。軀幹較內地人為長大，身體正直不屈，四肢細長，筋骨強壯。惟性怠惰，耽安逸，壓操作，故肥滿而大。面橢圓，帶褐色，眼大，頰骨突出，鼻弓形而稍廣，口之上脣稍薄，俗有拔鬚鬚之風，齒白而整齊，雖年老不脫，蓋不食熬肉故也。然面生皺紋甚早，其紋滿面，且達於額。額甚大而高，髮橙黃色，總為一束，集於額上，覆以綿布，狀如犀角，長及九寸。

倮倮有階級，白種者，歷代土酋相傳之血統也。乾倮倮如庶族。別有所謂上馬奴、下馬奴者，古昔蔡家等種人充之，後皆脫離而自主矣。【上馬奴、下馬奴者，土酋上下馬時，此奴伏地以足踏其背而上。】酋為盧、隴、安、陽四姓，【此冒漢姓，其真姓則安曰納子波，陽曰側波。】其巨室尚擁數□百里之地，人民數萬，田租萬千石，羊豕萬頭，曾與巴布、【在川、滇、黔之間，大河環繞，森林重疊，外人除種痘師外不能入。常出侵略鄰近州縣，軀格極強大。】大木干【酋長之稱。】通婚，酋有子若干，皆裂土地人民而均分之，品位亦齊等，惟其勢則日分日微矣。

黑羅羅

綠觚

倮倮亦曰黑羅羅，又曰烏蠻，本名盧鹿，訛為今名，在貴州之平遠、大定、黔西、威寧。俗尚鬼，故又曰羅鬼。性愚而戀主。

滇中僮儻有黑白二種，皆多壽，一百八九十歲乃死，至二百歲者。子孫不敢同居，昇之深谷大箐中，留四五年糧。此僮不省人事，但知炊臥而已。遍體生綠毛，如笄，尻突成尾，久之長於身。朱髮金睛，鉤牙鋸爪。其攀陟巖壑往來如飛，攫虎豹獐鹿為食，象亦畏之。漢族見之，呼之曰綠觚。

寧遠保夷

湖南寧遠保夷分二種，一黑骨頭，相傳為孟獲遺種，膚粗不潔，不蓄髮鬚，男以尚義無外遇為重，女以有節不苟合為榮。其人如山林不廣，使娃不多，則終身不得娶。至於生女，則無論貧富，人爭求婚。一白骨頭，即使娃，為黑骨頭所擄之漢男女。在漢族視之，則均呼之為保夷耳。其宗族，各襲其始祖之名字以為支，猶漢人之某姓某家，若生齒過繁，或子孫有著名兇惡者，則就中葉著名之祖名別為一支。支名雖異，本姓則一。至各支使娃，則從其主人之支名，其嫗黨僅本支中黑白相屬親疏相伴。此外則結為婚嫗，以厚黨援，曰祖父母姑黨，曰姊妹妻黨，曰兒女婚黨，有事則使其相助，各黨亦必相助，以責後日之報。

爨人

爨人，居雲南曲靖府山中，為垢夷之後。

畚客

畚客產於處州，或稱其為盤瓠之遺種，與福建之狗頭蠻實同一族。其至處州，當在順治朝，蓋由交趾遷瓊州，由瓊州遷處州也。

對於官長，自稱畚客，漢族亦稱之曰畚客，或曰客家。若見面相稱，則曰我邊人，忌用畚字。於婦人亦然，稱彼女【第三人稱】，人亦曰畚客女，牧牛馬，伐薪，擔而賣於市，與男子同處，勤耕作，善歌，漢族稱曰畚客歌。溫州、金華亦有之，類居深山，金華人則謂其為回人，殆非也。在金華者皆業耕種，間有入伍為兵與製造首飾者。婦女面目姣好，不纏足，躡花鞋。

或曰，畚客即社民，在閩、浙間，俗訛為余民，而又訛為畚客，蓋漢時所謂山越者是也。

臺灣番人

臺灣土人，不知所自昉，俗謂之番人。聞自海外遷來，及宋末零丁洋師敗，遁歸。其種類甚多，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□二社，北自崇爻至雞籠番社尤不可勝數。自康熙癸亥開臺以來，漸次歸順。臺灣被割，等於日本之蝦夷矣。

臺灣內山有社，曰啣囑，其人翦髮、突睛、大耳，狀甚惡，足指植&~DCL;如雞爪，升樹如猿獼，善射好殺，俗稱之曰雞距番。食息皆在樹間，非種植不至平地。深夜輒獨出，至海濱取水，遇土番，往往竊其首去，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。蓋其足趾植&~DCL;，不利平地，多為土番追及。既登樹，則穿林度棘，不可復制矣。其巢與雞籠山相近，無路可通，土人扳藤上下，與之交易，一月一次，雖生番亦懼焉。惟懼礮火，聞聲即逃遁。

淡水熟番

臺灣之淡水縣熟番極多，男子膚略黑，眉宇間似有桀驁狀。婦女則面目姣好，明艷動人。

德番孟番

廣西邊境高地一帶，有越南一種部落名德番者，聚族居焉，旁近田畝皆其所有。惟人口不眾，地皆荒蕪，故招集附近一種部落名孟番者，代耕其田。孟番耕種地畝既久，乃有久假不歸之意，惟德番則始終以佃戶視之。孟番終歲勤勞，安居樂業，性質極優美，德番遊手好閒，大半吸食鴉片。

黃毛人

山東煙臺深山之樵者，恆見毛人，形似小兒，蒼色紅目，長不盈尺，男女老幼，一一皆備。薄暮時，輒三五成群而出，跳躍舞蹈，互相撲跌以為戲。音嗚嗚如虬笛，不可辨，身輕如蟬翼。近之，即越澗度嶺而去，不知其棲止何處也。

俄人歸化

乾隆癸卯，有俄羅斯人四□餘戶，由科布多投誠，求內附。奉諭撫慰，按戶賜予口糧，令其回國。

韓人歸化

宣統庚戌，日本滅韓，韓人求內附，多有人籍於吉林各縣者。